

暖人

吉欣璋 著

上

中州古籍出版社



013031004

I247.57
2439
V1

吉欣璋
著

晴窗集

吉欣璋

上

中州古籍出版社



北航

C1638804

I247.57
2439
V1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畸零人/吉欣璋著. —郑州:中州古籍出版社,
2012. 12

ISBN 978 - 7 - 5348 - 4076 - 0

I. ①畸… II. ①吉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277556 号

责任编辑:闵世勇

责任校对:吴 静

出版社:中州古籍出版社

(地址:郑州市经五路 66 号 邮政编码:450002)

发行单位:新华书店

承印单位:河南省诚和印制有限公司

开本:710mm × 1000mm 1/16

印张:53.25

字数:800 千字

印数:1 - 3000 册

版次:2012 年 12 月第 1 版

印次:201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80.00 元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由承印厂负责调换。

回归平凡真实的人性（代序）

柯文辉

精神与物质生活深广无涯，艺术家带着胆识、特定时空给他的视角与情感，有所强化有所筛选地创造艺术品。现代思潮涌现出的主义已超过半百，作家出发点与表现力各异，从普通自然主义的镜子到局部好笑放大的哈哈镜，无奇不有。但告诉我们的还是两句老谚语，都源于奇而不奇的现实：

“阳光下没有什么新鲜东西。”强调不变或少变。

“月光下没有永恒的东西。”成住坏空变动不息。

我们从丰富到单纯，从有限到达无限，从仪态万方到九九归一，让欣赏者感动的，只能是作品中和他们心灵有无形隧道相通的内容，孤岛没有触须的虹桥伸到海岸，就永远与大家隔膜。

中外经典名作浩如烟海，人活千岁也看不尽，广泛为人们喜爱的只有几十本书。说的话仅三句：

“人应当怎样活着？”

“人不该这样活着。”

“他只能这样活着。”

两读梅翁《畸零人》，还在随手不断前后翻阅，感慨良多。限于表达能力，因说不尽反而说不出，为一群不该这样活着的芸芸众生咀嚼着挥之不去的抑郁。我没有悲悯的资格，从万米高空的飞机上遥望人间，自己小到连蚂蚁也不够格。而抑郁正是艺术冲击波的后劲，早该仰天大笑，我多迂啊！

以407年前出世的堂·吉珂德为排队头兵，到五四后小说、散文里

的淡淡哀愁，“多余的人”构成了百里画卷，以他们含泪的微笑换得几车皮同情和批评文字。该得的、多余的、忧喜参半的各呈本色。画中群体的道德身高和文化体重升降浮沉，目不暇应。十月革命后颂歌响彻九霄，高大全英雄占领了所有文艺作品。史诗《静静的顿河》中的葛利高利，《日瓦戈医生》一书的主角，跟普希金到阿芙乐尔一声炮响前的《罗亭》（屠格涅夫著）、《奥勃罗莫夫》（冈察洛夫著）的主人公差别很大，但不排斥仍有丝丝缕缕的关联。悲剧潜流、民族个性、作家气质偶有闪现，流亡欧美的梅列日柯夫斯基、布宁、纳博科夫的小说里更见蛛丝马迹。1945年后，中国多余的人似乎少极了，乔章儿孙的核心美学找不到适合胚胎，欠缺生的才华，而退出文艺作品的殿堂。文革中的跳楼者、近来的商业破产者，躯壳均较单薄，幽灵们削尖脑袋也钻不进两种人的皮囊，借不着还魂的尸体。他们也许浪费过分贝，但太低不入人耳的叹息，也曾振作精神顽强地改变思想语言习惯，按估计行将走红的角色反复修改化妆，油彩用完来不及定妆，那预计出现的人物已趋于过剩，他又多余。安顿方寸不赶时髦，吃一份龙套的盒饭，有流汗机会就拥抱了希冀啊！

对作家而言，把多余的人请进作品，化验到个性内核，多余立刻转化为罕见。小人可恨，小人物却很可爱。后者缺点确实在颇多，大人物就完美如神吗？如若调换视角，尊重孔夫子说的“观过知仁”，缺点又涌射出长处。写什么固然重要，怎么写更重要。写好了，写活了时代本质上就能传世。

乔章是个多余的畸零人，本书跟西方文化无血统关系，乃独立创作的标准国货，填补了八十多年来同题材小说的空白。乔章拿到了出生证，就是文坛比三十年前宽松的实据。文革时的文艺青年们今天事业有成、地位显赫者不乏其人，就长篇历史小说创作而论，未必有几人比本书作者高。坦白承认：我无学识才气写成此书。处于潜龙卧虎的无名大师尚未亮相之时代，有名大家行列中能驾驭这一题材达到骄人的成就者，文化大省中找得出三两人么？愿专家学者教诲我！

翻一翻阿英的《晚清小说史》，和几本资料丛抄，就能看到民国前夜文学创作数量很大，大浪淘沙，而今还拥有读者的，十不存一。刘鹗的《老残游记》小序短而弦外之音袅袅，阅世很透，行文如明湖居听说话，是不朽的美文。铁云先生反对革命维护清廷的立场，给书的思想高度打了折扣。揭示清官酷吏刚愎自用，言前人之未言。遣词如“秋山红

叶，老圃黄花”，炼句有些过头，书卷气比本书浓，都是不争的事实。类似《说书》、《武松打虎》（《水浒传》），《舌战群儒》、《铜雀台射袍》（《三国演义》），《黛玉葬花》、《焚稿断痴情》（《红楼梦》）等名段，本书暂付阙如。也许还能亡羊补牢，作者有此能耐。

曾朴名著《孽海花》成书晚些，把眼前事演义，人物生动，往往近于影射，当是笔力未达，遒劲处略见活报味而降了格调。继两名著再写这段岁月的小说，李劫人先生的《死水微澜》秀出一枝，婉讽市井人物的原生态，笔触老到，地方风味美如川菜。战争、政治运动无书不可批判，作者心有余而力不足造成歉收。梅翁本着“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”（巴尔扎克名言），大胆尝试，卒成此书。敢接过前辈的笔积极进取，需要见识和勇气，更期盼着理解与批评。有了发电厂，灯泡方能放出光。

熟知两地或多地历史沿革、风习人情者我几次遇见，但深悉消逝百年的帝都、河南官绅商民各色人物鲜活生态的作家，仅梅翁一人。他写此书的艰辛连我也觉得不可思议。1900（光绪二十六年）至1916年（民国五年）两朝两地社会，不可能亲历。他没有文凭，在工厂靠体力活养家，下班回家疲惫乏力，史料多是难懂的古文，又无名师指导，考订口述材料真伪偏颇，全赖水滴石穿，持之以恒，找缝插针，化零为整，先通主要脉络，长期储存的人际关系感悟以今鉴古，推己及人，设身处地为乔章、英诚剖析环境与自我，时时严格审问自己良知：此事放在我身上会有何疑虑、方法、后遗症、连锁反应，是是非非，一一落实到人性，找准行为和言词（心理动作）再落笔。起稿之初计划庞大，节制不够，又是处女作，缺从容不迫的雍和和气度，结构密度不尽准确，偏详偏略随笔适性。能称职地完成文本，交给时间去考验，确实难得。认为此书前途一定乐观或悲观都失之片面，耐心的有缘者细细品味，或可引发洞幽烛微遐思，见智见仁，得些美学愉悦，不会空网而返。其实，从深层感化了二三凡夫，书就没有白写。读者排队去买，一印百万册的书也能成为明日黄花，世界名著印几十本二十年没有卖完的事也不足怪。写作，走自己的小路，过清静余年，毁誉不计才是汉子。

笔者行将就木，怀着无能者的清醒竖读史册，横读大地，世上最难办的事莫过于让人潜能的发挥、才能的健康成长。诱惑太多太多，构成过眼云烟的万花筒，种种非艺术因素有效地旋转它，加上我们心底层人性弱点片刻不停地躁动，成功、失败、荣誉、仇视者特别是至爱与亲、

师友们并无恶意、仅仅是聪明的愚昧作怪，横加误解、打击、妒嫉，滋长才人的自大、自馁、自我怜悯，分散精力——忘却生命有限，看不到死神的警示，毁过多少仲永，连王安石那样的叹息也来不及听到，原创力就停滞。或者被过头的名利麻醉，心灵休眠剩下蹩脚的外壳，把失败当成就来放大表演，架子猛烈扩张，让一个可怜的人不认识自己是谁的喜剧史不绝书。我知道作者的坚忍与软弱，“劳其筋骨饿其体肤”是上天对他的厚爱，他应当克服两分腴腆走到大吊灯的一侧来感激默默无闻的知音们！对读者最佳的报答是搞好健康，延缓心力体力的衰退，广泛听取建设性的建议，使本书再版时笔墨更集中、更精严。改成一条袖珍的山脉，每章有高峰，全书谢幕前有旺盛生命力。用笔代指挥棒，让登场人物协力吼出凡人们对后代的大爱，呼唤来哲珍惜生命，创造“爱地球，爱人类”、见大忘小的最强音。此后便从一切热闹场中消失，欢天喜地，被人遗忘。再替父老姐妹家人做些力所能及的小事就更完善，做不成也不强求。做好一个普普通通老汉，理得心安。兄弟，你已经完成了力所难以企及的工程。

作为实大于名的印人书家，你可以为书中人随手写出符合角色教养身份的诗文；可以像法学史家那样谈论清代刑律；可以像掌故学家那样写出太监们讨债鬼似的索贿而念念有辞，行板如歌；可以不算门外汉那样倾诉验证主人公的遭遇佛学要言不烦；可以了如指掌地介绍京豫美景，用色清淡，贬媚不着。至若论诗品画拍曲，为书中人物特需作布景，三言两语，百字之内，继承《水浒传》、《红楼梦》的闲笔不闲，来不惊人，退场无痕，为人的活动添点味精。官场利害，大人物的无能无知无耻，地方黑势力的活跃与沉寂，不卖弄，不冷场，墨尽意未消。目不揉沙的冷漠与两肋插刀的义气碰杯，大体真切。诸多侧面与插曲服务于主题，为此书夯实了墙基，展示了毫不张扬的优势。

本书主角让作者费心最多，给予他几分怜才而伯乐不常见的同情，洞察他许多罕见却只能坐冷板凳的长处。

他天资聪明，观察世事有独到的敏锐大胆，每每以招人艳羡与厌恶的直言，或一语中的，或寥寥数语从正反侧三面揭示事物的真相，或引经据典，剖析透辟。无论自我解剖或忠告亲友弱点，都直指痛处，不留情面，却恰如其分。书中比比皆是，就不一一征引。

他跟屠格涅夫塑造的罗亭同样能言好辩，却没有罗亭为革命死在战场上的好结果。屠氏不理解革命，写不成壮烈牺牲的战争场景，只是在

屠格涅夫式的结尾中作了一句交待，毕竟使形象和空谈家拉开距离。正义感与直言使乔章成为黄豆地里一株孤独的高粱，官僚商人都不能容忍这类显著的异己分子，性格决定命运，畸零成了他逃脱不了的归宿。

乔章喜欢女人，他不具备贾宝玉那样锦衣玉食的上层出身，似乎见一个喜欢一个，但又不尽然。他对二姐儿一见钟情，她的终身不嫁，喜欢缺点成串的乔章是主要因素，这对自己与对方都构成折磨。男方受的折磨又是她某种痛苦的快乐。作者对此种男女心理揣摩合度，和弗洛伊德学说无涉，是勇敢钻掘人性的发现。大乔章一岁的芸香是友人文弼送给他的妾，他对芸香的美丽很动心，后来还是下了决心托媒将她作为表姐嫁给高举人填房，办过此事，他又后悔，忘不了芸香的秀美。她回来看望他表示甘心回来作妾，他又断然反对。这些跌宕起伏丰富了乔章的性格。妓女素君、圆房的陪嫁丫头巧儿、被他单相思过很久的憨妮儿，狂想中几度销魂都当是真等等，一个女性一盏灯，照亮了他诸多侧面，立体若浮雕。道德、理性、法律均系一定文明条件下不断完善的产物，逐步削弱了人作为动物的生理本能欲望，创造了爱情。透视一个常见男性频频发生的性爱冲动，比颂扬装腔作势的假道家更真切。马克思说过：“每个男人都梦想过多妻。”一生仅仅对一位异性动过心的人几乎不存在过。文明的自觉，法的保障，才制止一回回幻想，在客观上找不到出路时只能秘密地让它枯萎。恩格斯说爱情是一种最崇高最个人的痛苦。我想该包括枯萎和开花后的失落、更新、忍耐，纤细繁复。乔章的青壮年时，多妻不受谴责，有过副室的孙中山先生，有父母包办的发妻又要另娶情人的鲁迅、郭沫若等未招来非议。科举时代，《四书》权威注家朱熹被南宋后历朝尊为大儒，他纳两位尼姑为妾的事闹到皇帝赵扩（1195~1224在位）那里，何必苛责乔章呢？乔章同二姐儿、芸香没有床第之乐，可见还有所克制。他爱二姐儿又明媒正娶县令之女李蕙儿为妻，感情良好。婚姻与爱情的统一对他很遥远。

友谊是枯涩人生长途不可缺少的润滑油。管鲍之交、诤友、益友、良友、生死之交，不断受到赞颂。利害冲突，意见分歧，朝夕共处与几十年阔别，恒温如故，总是人们的向往。英诚学识渊博，重视婚姻，从不拈花惹草，玉树临风，情采翩翩。他与皇帝同宗，跟上层大臣有来往，颇得信任。他和乔章交往贯彻全书，两个艺术形象上相互映衬，彼此受益。当中有过矛盾争论，但始终生死相依，正如明末袁崇焕名句所咏：“欲知肝胆同生死，岂为安危定去留。”英诚被革命志士炸

伤、去世前后，是书中最具吸引力的文字。深沉、哀恻、饱满，长歌当哭，内力充盈。英诚不因忠于爱新觉罗氏而被作家漫画化，他对乔章的豁然大度，乔章对他不计得失，亲逾骨肉，有声有色。英诚之死说明任何秉赋优异、才华横溢的人，只要依附一个不得人心行将灭亡的没落政权，一到除旧布新的大更替，只能为之殉葬。说他的死加速了清王朝土崩瓦解过于夸大，对本书而言，英诚之丧悬念急转直下，尾声虽乏异峰突起，读者对不算拖沓的结尾会失去阅读耐用心，感到审美心理的疲倦。主角的性格没有发展余地了。

作者触及到义和团事件的前因后果，参与者都写作凡人，不像封建史家那样一味丑化；也没有给这群人脑后添个圆光，用红大闪亮的手段无限拔高。着墨少，处处求真，符合心平气和的读者群的想象。

写北京风云或日常生活，用洗炼的京片子，畅而不滑，活泼庄重，摹儿女口吻尤其传神。如二姐儿去卧室之前，“将一样东西塞进乔章手里，‘给，拿着。要是洋兵进来，您用这捅死我，我喜欢！’说完跑了。乔章手里是一把匕首，他愣在院子里。”纯粹的深情，视死如归，交待得轻松，看得出姑娘的教养与尊严。

后半部分故事的舞台移到作者的故土河南，从而接上了农村地气，亲戚朋友的言谈夹带着易懂的方言，刚中寓柔，果断、干净、脆响，是陈素贞、常香玉祖父辈说的话，不花哨，色彩鲜明，听来亲切。首都之外，篇幅超过一半的乡村，泥香味浓，书卷气少。二者衔接见不着斧痕刀印儿，转换得自在。秀才、族长，跟农民、混吃佛爷饭的和尚，声调口气，紧扣处境；丫鬟、小媳妇、老太太、小店主妇、江湖豪客、商匪一体，因人用语，从不一锅煮。

万事起头难。相当壮观的小说主体达到了多方成就，遗憾总在所难免。主要人物除乔章、英诚两家，豪气逼人的三爷，有点沉鸷而重江湖侠气的弟子文弼，精细多谋金盆洗手想跳出三界五行的徒孙孙布筹，老实并不简单，办事妥贴面面想到的另一徒孙刘云轩，把这批人写活，便趋丰满。因事设人，事过报废，后面不再出场，没有行为，读者印象浅，姓名记不住。李渔编剧强调立主干，去旁枝。吴承恩让玄奘带着三个弟子上西天，沿途少找临时工。如乔章去憨妮儿家，接待由孟拂尘出面，三个儿子后面无用，最好略掉。老举人还可做为族长再露面。大风有父韩老根，小凤夫妇可以割舍。乔章吊表兄之丧，介绍九个客人是赘笔，留一麻面对话，此公可在庙里抄经，与郑彬合并，日后在京可同

事，上八大胡同一行可重逢……由此类推，大大收缩编制。

生、死、爱是永恒主题，作者起肩时挑的筐太大，沿途放入一些次要人物，后来嫌重，一路上又捡出一些扔在路旁。减负的办法之一是死人，若死一人对生者性格有所推进就是感人的篇章。如李斗焕、英诚的死亡不可删除。刘云轩、文弼之死起不到同样作用，总觉得把地犁浅了。仇杀之事当时豫省常见，争权夺利，草菅人命，小题大作，江湖世仇，永无了日。这反映了当时当地文化教育落后，人的心胸狭隘，目光短视。

乔章善良，受害时骨头不软，但到报复时便手软。末章叙他策划报仇，训练杀手，暴露社会混乱，使他变态。杀机使他留下身心双重顽疾，两岁幼童无辜毙命，愚昧残忍，嗜血红眼，真而不美。狭隘使我室闷。三爷神龙见首不见尾，符合艺术规律，死后引出一系列麻烦，未起到振聋发聩的效应，死没有正面刻画，信口几句话分量太轻，对全书是软肋。一连多日，苦思冥想，无计可施，昨夜失眠至三时半，才乏极伏案，梦入一电影剧院看与本书同名影片，故事与小说无异，唯对三爷的处理另辟小径。

三爷云游倦而思妻，单骑返里，住入破庙，因患痢疾，几次上厕所，山道忽来蒙面三骑，入庙便使手枪朝三爷住房射击，策马而去。三爷逃出，几日后夜探乔章，定下一计，由乔章扶空棺还乡安葬，三爷云游天下。尾声中，仇杀将动手，千钧一发，三爷大喝一声，制止滥杀无辜，赠金双方，再次飘然隐遁。京中乔章正陷入不安，三爷突然来访，卸下乔章心头重压，乔章想出家，三爷教诲，他欲望仍在，出不了家，只能在矛盾中做畸零人。三爷了却世缘，将与老妻团聚，孙布筹已另有安排。结束前，乔章的思考不改。连日有所思，夜有所梦，荒诞无稽，录供作者参考驳议，也是一乐。这已跟批评作序出了五服，犹如老猫伸爪转动五分硬币，自己哄着自己开心，没准儿算破格。开心也要创作，否则怎能和它一晤？它的住处太高了！

兄弟！只要世上还有严肃的耕夫在播种，我们就会深感欣慰地为之祝福！至于是否分享到地母对耕耘者的赐予跟咱们已经没有关系了。

目 录

楔 子	1
一、皆为系虏	5
二、京城情状	62
三、途次成婚	102
四、族戚温凉	140
五、多情公子	195
六、慈禧回銮	250
七、守制犯奸	302
八、黑道寻仇	354
九、服阕优游	405
十、目兵怀怨	454
十一、公干探亲	514
十二、宣统新元	563
十三、路政风波	619
十四、国歌讖语	666
十五、出逃际遇	725
十六、豫西造孽	779
跋	837

楔 子

光绪廿六年，甲子纪年叫庚子年，公元纪年叫 1900 年。这年闰八月，照老辈子的说法，闰八月的年份大不祥，必遭天灾人祸。果不其然，民教事端，越闹越凶。

正月二十，官府刚刚开印，上谕便说：“上年据山东巡抚电称，各属义和拳会，以仇教为名，到处滋扰，并及直隶南境一带。叠经谕令直隶、山东督抚，派兵弹压。此种私立会名，聚众生事，若不严行禁止，恐愚民被其煽惑，蔓延日广，迨酿成巨案，不得不用兵剿办，所伤实多。”

上谕管个屁用！正月没管住，二月、三月仍没管住，四月初倒进了北京，在外城南下洼设坛，教小孩子装神弄鬼，还广张揭帖，大肆宣传。四月十一日上谕，著步军统领衙门严密稽查，设法除禁。四月十九日上谕，著步军统领、顺天府、五城御史，会同妥议章程，迅速办理。结果办出个四月二十三，义和拳在涑水、定兴地界同官军打了一仗，副将杨福同被杀。又办出个四月二十八，京城广张揭帖，扬言二十九将拆毁同文馆、大学堂，所有师徒均不饶放。五月初一，由琉璃河到丰台，芦保铁路被拆毁一百多里，火车站全被焚烧；天津至通州的电线杆儿也被拆毁多处。

但上谕却出奇的温和。初二还说，“似此愍不畏法，与乱民何异，著派出之统兵大员及地方文武，迅即严拿首要，解散胁从。倘敢列仗抗拒，应即相机剿办。”初三就降了调子，“如拳匪中实系滋扰地方，甘心为乱者，即当合力捕拿，从严惩办。”而初七居然说，杨福同阵亡是涑水知县和杨福同的责任，“该督等务当通飭各县，淳切劝导，不可操切从事。至带兵员弁，亦当严行申诫，毋得轻伤民命，启衅邀功。”明白

的人说：没什么奇怪的。您没瞧初二的上谕，“与乱民何异”，已经说不是乱民了。太后的心思，比咱们多拐着好几个弯儿呢！

可不是吗，再往后，义和拳改叫义和团——不叫拳会叫团练，成了太后的民兵——来京的越来越多，王爷贝勒趋迎奉承，侍卫旗兵纷纷拜坛，大公主家还有二百来人寄宿呢。不过几天光景，义和团的神坛遍地开花，大寺大坛，小庙小坛，宅院大些的也设坛。人往高处走，水往低处流，练习神功的能不多吗，大家都来扶清灭洋喽！

五月十三，京津铁路被毁。

五月十四，谕内阁：“端郡王载漪，着管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。”是日京津电线中断。

载漪是大阿哥的生父。戊戌变法没闹成，老佛爷欲废光绪，立大阿哥为储君，各国都不买账，不单老佛爷恨，载漪更是恨之入骨。值此义和团灭洋之际，让载漪管理各国事务，保管有好戏看。

五月十五，董福祥的甘勇——武卫后军先开了头儿，在永定门外杀了日本公使馆书记杉山彬，连尸体都砍成了碎块儿。

五月十七，东单牌楼路北奉真堂、八面槽路东天主堂，还有东城几处教堂、醇王府左右教民二三十家，全被烧光。

五月十八午前，宣武门内南城根儿天主堂起火，据说是军机大臣刚毅指挥烧的，其内数百教民，无一幸免。午后，宣武门外大街路西耶稣堂起火，周围教民房舍，一体烧光。

是日上谕：“鞑轂重地，匪徒肆行无忌，尚复成何事体。仍著步兵统领衙门、五城御史迅飭派出弁兵练勇，严行查拿，将首要各犯，悉数务获惩办，并解散余党，毋任聚众，再滋事端，以儆奸宄，而靖乱萌。”

五月十九午前，烧西单牌楼绒线胡同教堂；午后，烧西交民巷教民房舍。

是日上谕命加派神机营、虎神营、武卫中军，谕令：“遇有持械喊杀之犯，立即拿获，送交提督衙门，即行正法。”

可笑上谕如此严厉，还是放屁。慈禧佯装禁止，暗行怂恿，大臣秉承意旨，内城早没了步军营，外城早没了外营汛，五城巡城御史、五城兵马司全没了踪影，概由大师兄主事。每到傍晚，头戴红巾、腰系红带的义和团四出叫喊，号令大街小巷，家家烧香，向东南而拜，迎接洪钧老祖和黎山老母。整个儿一座北京城，香烟氤氲，黑雾郁结，阴风惨惨，鬼气森森。

洋人是大毛子，教民是二毛子，读洋书、用洋货的是三毛子。闰八月闰在大毛子、二毛子、三毛子身上，倒也不坏。嗨，杀洋人，咱也算一份儿！不过听说光绪爷也算二毛子。家里收藏洋书、洋货的抓住就杀，连有根儿铅笔有根儿火柴也会掉脑袋，杂货铺的洋油都倒进了河里，洋油灯扔得满街都是。谁说谁是二毛子、三毛子也没个分辨。有人说你是，大家一起哄，你这个毛子就坐实了。咱也得小心，我就跟李瞎子有过节，我得先当义和团，防他诬赖我。

五月二十，义和团焚烧大栅栏的老德记药房，因为他卖洋药。火势蔓延，将大栅栏、珠宝市、粮食店、煤市街、煤市桥、观音寺、杨梅竹斜街、廊房头条胡同、二条胡同、西河沿、前门桥、东西荷包巷以及大街西一带，烧得干干净净，数百年精华，一扫而光。尤其让人吃惊的是，那火竟然烧毁了前门楼儿。这可非同小可，熟悉北京掌故的人捶胸顿足：完了，完了，中国怕要灾难频仍，几十年跳不出火坑！

北京内城九门，外城七门。内城面南的一排，有三门：东崇文，也叫哈达门、海岱门；西宣武，也叫顺治门；居中的叫正阳，俗称前门。北京的城门都有瓮城，踞于城门洞上的叫门楼儿，踞于瓮城的叫谯楼或箭楼儿。正阳门的箭楼儿俗称前门楼儿。正阳门瓮城的两胁还开有门洞，各有门楼儿装饰，行人出入，均由两胁门洞。而前门楼儿的门扇，自明代起即紧闭不开，开必不祥，即便是达赖、班禅觐见，素为朝廷所重，也只能高搭黄桥，让他们翻墙而过。乾隆四十五年，也是庚子年，五月十一日，比这次整早一句，正阳门外民居失火，就延烧过前门楼儿。说也奇怪，这门楼儿除了大门，纯为砖石结构，居然烧得箭眼儿孔孔冒火。大门烧了，自然也开了，结果呢，先是白莲教闹了二十年，接着洪、捻、回闹了二十年。这回，老天爷知道，接着闹吧！

接着闹是对的。西单牌楼烧读书堂，延烧千余家；东城烧洋货铺，延烧四千余家。

五月二十一，英、法、德、俄、日等国兵船攻占大沽炮台。

五月二十三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照会十一国公使，限二十四小时离京。时京津一带，交通早已断绝，各国公使要求担保，必无危险，始能成行。是日命庄亲王载勋、军机大臣刚毅总统义和团，辅国公载澜、左都御史英年帮办。

五月二十四，德国公使克林德带一随员往总理衙门议事，途中被拦截杀死。传说是载漪让人干的。董福祥也开始围攻东交民巷使馆区。此

时北京城内的洋人及教民庇护所，仅存使馆区和西什库天主教北堂。北堂紧贴庄亲王府。

五月二十五，颁发向各国开战上谕：“与其苟且图存，贻羞万古，孰若大张挞伐，一决雌雄！”这天步军统领换了载勋。

五月二十六，载勋以步军统领名义，刚毅、载澜以团练大臣名义，英年以右翼总兵名义，联合布告街衢：

悬赏出示晓谕事：照得京城教堂烧毁殆尽，洋人无处隐藏，势必纷纷逃匿。为此示仰尔庶兵勇，其有私匿洋人者，固法所必诛。果能生擒洋人一名，男则赏银五十两，女则赏银四十两，幼则赏银三十两，务须真正活口。验明后，立即照数领赏。各懍遵勿违。特示。

五月二十七，董福祥在翰林院放火，希望延烧使馆区，只烧了翰林院。庄王府外杀教民数百人，正常司法程序已经废止，小孩子也格杀不赦。北京全乱了套，武装人员恣意杀掠。都统庆恒全家被杀；贝子溥伦，大学士孙家鼐、徐桐，尚书陈学棻，阁学貽谷，副都御史曾广鋈，太常陈邦瑞，都被洗劫一空。

五月三十，两江、湖广、闽浙、广东等地督抚与各国议定《东南保护约款》，拒绝对各国开战。

六月十三，武卫前军总统、直隶提督聂士成战歿于天津南门外八里台。

六月十八，天津失陷。

七月初一，命李秉衡帮办武卫军事务，总统湖北提督张春发等四军。

七月十二，八国联军占领杨村，直隶总督裕禄自杀。李秉衡抵达杨村河西坞，一触即溃，走通州，吞金死。京师门户洞开。



一、皆为系虏

七月二十一晚上，大清门方向打着炮，街上乒乒乓乓响着枪，由远而近，渐渐向西远去。——七月二十二，联军占守各宫门，正式特许抢劫三天。——民政厅的命令，各条胡同的死尸各胡同包圆儿。——蹲在一旁的三爷，连头也没回，伸出食指中指，鞭梢儿已被钳住，也没见他手动，二毛子扑通跪在地上。——乔章愣在墓坑前，他说什么也不能把巧儿丢在这种地方，同许多男人堆叠在一起。——“别直线跑，别直线跑，快钻庄稼棵子！”英诚边之字形跑边交待乔章。——英诚的脸侧了过来，手脚抽搐，有节奏地一弹一蹬，嘴唇上开始出现白沫。——二妞儿喜欢乔章，这决不含糊，就是额娘来问，也干脆利落，是！——洋兵打进来了，二妞躺在他怀里，指着自己的心。他拔出匕首，猛力刺去。

北京的内城中，紫禁城外面还套着一围皇城。皇城的东、西两面墙向南伸过天安门，折而相向，在社稷坛和太庙近中分线折而向南，各有一道东长安门和西长安门；然后又折而相向，又折而向南，沿紫禁城中轴线直抵棋盘街，形成一个长条儿，彼此连接出一座大清门。形象些说，皇城仿佛一只左瘦右肥的大象，东、西长安门是大象的两腮，象鼻子直往前伸，伸到正阳门附近。象鼻子东侧有两排衙门。前排，从北往南依次为宗人府、吏部、户部、礼部；后排，依次为兵部、工部、鸿胪寺、太医院。兵部，工部，兵、工二部东面的上驷院，上驷院东面的翰林院，现在已经化为一片瓦砾。象鼻子西侧，前一系列为明代五府，现为民居。五府之西，从北往南依次为銮仪卫、太常寺、都察院、刑部、大理寺。

自从兵、工二部被毁，六部均移至中南海朝房办公。七月十三刚交

巳时，一些官员的骡车还正往西苑门走，一些车却急急地跑出北长街。

一辆蓝车围、绿油障泥的三尺八大鞍车尤其匆忙，出了地安门，绕过庄王府，从马状元胡同折进大街，径直往宣武门跑。

车子刚过石老娘胡同，驾车的骡子便开始捣蛋，车轮在两寸深的浮土中迟迟疑疑。尽管牵骡子的车夫不停地甩着响鞭儿，骡子仍然惶恐不安，左摇右晃，两只耳朵不停地变换着接听方向。围攻西什库北堂的队伍正在发动新一波攻击，越走枪炮声越近，越走火药味儿越浓，人已经习惯了，骡子仍然不能适应。

车总算过了这一段儿，驰过西四牌楼，骡子开始狂奔，很快便拐进绒线胡同，在一家门前停了下来。门框的右边挂着一块发乌的黑漆金字牌子：刑部郎中乔寓。

车夫取出一只矮凳摆好，掀开车帘，伺候老爷乔旂下车。乔旂握着一柄折扇走下来，立即打开扇子猛摇。他的蓝色葛纱袍褂已经湿透，水晶顶子的万丝帽下，一张让汗水泡成灰白的脸，比他的骡子更加不安。

门内有抽门栓儿的声音，门随即打开，一位身穿短褙儿的老者显了一下身，闪在一边。乔旂走进门，急不可待地说：“三叔，快准备，明天一大早儿就走！”

老者栓上门，回过头叹口气说：“怕是雇不来车！今天咱这胡同儿又走了几家儿，我还见有女眷跟着车走哩。”

“咱不是有车，还挤不下仨人？你跨辕，够坐了。”

“咋，你不走？”

“别管我，你带着她娘儿仨走。”

“您不走我也不走！”乔旂的独生儿子乔章不知什么时候凑了过来。

“走！叫你走你就走！”乔旂平时同儿子说话，用的都是京腔，这回却沿着豫西话的调子，不耐烦地挥挥手，然后下了门洞的台阶，匆匆走进内宅。

西厢房住着二房赵氏，上午太阳西晒，赵氏躲在挡着月亮门儿的影壁下摇扇子。见乔旂进来，跟着丈夫猛扇了几下儿，“这么早就回来了！没事儿就干脆甬去，大热天儿的，瞧这热的。”

乔旂望见大太太钱氏从窗子里往外看，没敢停，边走边交待：“快收拾东西，明天一大早儿，都去你们家。”

乔旂到了上房，一面甩掉身上的行头，一面向钱氏说，“裕禄全军覆没，洋人几天就能打进北京，快走，明天一大早儿就走。”